

亲历者揭露日本“开拓团”历史真相

方正县老人：地被占了，很多人家死绝了

核心提示

近日，媒体曝光哈尔滨市方正县的“中日友好园林”内，一座刻有日本“开拓团”亡者名字的石碑被立于“日本人公墓”旁一事，引起社会舆论轩然大波，5日晚，方正县已经连夜将位于中日友好园林内的日本“开拓团”石碑拆除。

“开拓团”是什么？是否如当地政府辩解的那样“不是日本军队，既是侵略者，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”？

2005年，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，新华网军事频道记者曾走访200位亲历抗战者，采访实录集结成《我的见证》一书，其中对日本军国主义在我国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亦有回顾。在此，我们将这段采访重新录出，以当事人、亲历者的眼光，重现历史，揭露当年“开拓团”的真相。

背景 >>>
那段移民侵略史

半个多世纪前，日本向中国派来的，不光是血腥的侵略军。为了真正占领并成为中国的主人，日本采取了一切可能想到的强暴、残忍、卑劣的手段。移民，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措施。

1931年的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日本陆军省、拓务省以及关东军不断制订移民东北的计划，掀起了向中国东北进行移民侵略的高潮。

1933年2月，492名日本退役军人进入吉林省桦川县永丰镇，他们组建的第一个定居点叫“弥荣村”，“弥荣”一词意思是“繁荣昌盛”。99户、400多名中国农民全部被逐出他们世代耕种的土地，流离失所，有的人被强行迁入根本不适宜人类居住的“集团部落”，不少人因冻饿而死。

1937年7月，日本制订了“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”，并把移民定为日本的国策。

当时日本拓务省曾指出：“现在满洲国的人口约有3000万人，20年后达到将近5000万人，那时将占一成的500万日本人移入满洲，成为民族协和的核心，则我对满洲的目的，自然就达到了。”

到1945年初，日本向中国派遣的开拓团总数达到了860多个，33万多人，密布东北各地。多达500万中国农民因侵略者的掠夺而失去土地，在流离中或在日本组建的12000多个“集团部落”中忍饥受寒。

这些无偿强占或以极低廉的价格强迫收购了中国土地的日本人，由于人均占有的土地太多（近乎20垧，东北地区一垧合一公顷），绝大多数无力耕作，便租给中国农民耕种，成了地主。还有一些日本人对邻近的中国人肆意地强奸、殴打、偷抢，其罪行与真正的侵略军一样令人发指。



◆“被移民”的亲历者说◆

好地被日本人占了，很多人家穷得死绝了

日本人占了我们的好地，把我们圈起来，叫做“部落”

我家是从伊汉通乡迁来的，那年我4岁。我们这儿一共有8个部落，我们家在二部落。

具体情况记不清了，只记得日本人占了我们的地，我们全家5口人，父母，两个姐姐和与老梁家一起，坐着一辆牛车到了这里。

当时这儿到处是山和草甸子，也没有水，喝的是水泡子里的水，浅红里带点锈色。

原来日本人说是每户都给房子，给牛给马，结果来了之后，也没房子，我们两家人就盖了一个地窖子——就是在地下挖个坑，上面盖上树枝和草。

来了后，很多人都不想住下来，但日本人在部落周围建起了高墙、炮楼，进出都有人管，天黑后还有人敲梆子，管得很严。

我们部落又叫“挑灶沟”——很多人家那年冬天都死得绝户了

我6岁那年，部落闹瘟疫，传染得厉害，家家都不串门，得了病就躺在家里等死，人死得非常多。我父亲和姐姐就死在了这次瘟疫中。

据说，邻部落的一个叫张福森的曾给老黄家送来2斤小米——那可是珍贵的礼物呢。走到黄家门口，张福森看到，两个孩子直挺挺地躺在院里。心里想，黄大哥也太懒，孩子死了咋不埋？进屋见两口子蜡似的躺在炕上，用手推，还活着，但快没气了。张福森也没办法，2斤小米放在灶头，把炕点着悄悄走了。大年初一，趁门岗警察回家过年，他又摸进来。黄家两口子早就断气了，门外孩子的尸体已经被狗啃得七零八碎。再看那2斤小米，依旧摆在冰冷的灶头。

死人都扔在东边的烂尸岗子。一般都没人



日本“开拓团”在耕种。

埋，都怕被传染，找人抬出去都难。村外野狼多，吃得眼睛都红了，见了活人也想拦。

那次闹瘟疫，一个冬天，部落200人死掉108人，有10户“挑灶”。所以我们这个地方，当年有个名字叫“挑灶沟”，这是我们当地的土话，意思是满门死绝。

因为偷吃黄豆，我被碾子轧坏了手指头

部落的生活，到今天我都不愿意回忆，太苦了，太惨了，每想一次，都难受几天。

苦到什么地步？全家五口人一个麻花被，白天穿，晚上盖。当然不顶暖，那时冬天冷得要命，就烤着火睡。白天，往身上一披，就是衣服，全家就这一件，谁出去干活谁穿——那时，活得那么难，谁还顾得上羞耻啊！

还有的人家实在没办法，出门就在屁股上盖个簸箕。

我是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，13岁时才穿上衣服的。在部落时，一直都是光腚。我父亲

采访时间：2005年4月11日

采访地点：黑龙江省方正县珠河乡

见证人：陶青山，男，69岁，日本移民东北时，家里耕地被占，被迁移至此。

死的那年冬天，母亲生了个弟弟。只活了一宿就死了，是冻死的。

最难的是饿。地里产不出东西，母亲就到山上拔点野菜给我们吃。有一次，母亲不知从哪儿得了一把黄豆，不舍得一顿吃掉，想把它做成大酱，蘸着吃，可以吃得久一些。她用碾子轧时，我饿得受不了，就在后面伸手指头蘸着吃，没想到牛一退，就碾着我的手指头。碾掉了一截，母亲急得直哭。

我们部落的人饿得像狼一样，偷东西都出名了

地要自己开，因为是生地，地里一般草比粮高，所以收成很薄。没办法，只好出去偷。

有点儿胆量的村里人常常天一黑就出去，到附近去偷地里的东西，早上回来，就带些土豆、茄子、豆角等吃的回来。

那会儿我们部落的人偷东西有名，被偷的人家知道了也不敢拦。都饿得像狼一样，看着都害怕，谁还敢拦！

采访时间：2005年4月11日

采访地点：黑龙江省方正县吉利村

见证人：刘安发，男，81岁，日本开拓团历史的亲历者，曾为日本移民做工。

中国人不能吃大米，被发现就是“经济犯”

本来是我们的地，日本人来了就占了

我们这个屯是老屯，日本人来前，“满洲国”政府叫我们把地都交了。先是说收了重分，后来说是一垧地给100元钱，实际上，能给10元8元钱就不错了。

康德8年（1940年），日本人就来了。在吉兴南屯盖起了红部，就是他们“开拓团”的团部，他们叫“红部”，我们就跟着叫红部。

那是用红砖打了地基的草房，周围拉着刺槐。“开拓团”的团长就在那儿，他有只狼狗，平时出来，就给他叼着公文包。

他们占了我们的地，连山林都分了，不让我们上山伐木头，谁敢伐木头，道口被截着，要挨打的。

被收了地的中国人家，多半被迁走了，迁到专门的部落里去了。我们这两个屯没迁，留下给日本人干活——日本人不会种旱田。他们种燕麦、大麦，用来喂马。

他们种的地是我们弄好的地，有垄，他们就顺着垄撒籽，然后耙平，就等它自己长大，之后再雇人割。这些日本人每天早上都训练，扛着木头枪，戴个鬼脸，嗷嗷地叫，练刺杀。

中国人吃大米就是经济犯，要抓起来判刑

我父亲在我两岁时就被胡子抓走了，当时

我家就我母亲、哥和我3个人。没了地后，我和我哥就在附近干活。后来，村长刘坤说我，别都在外面干活，一年连3亩地的庄稼都挣不回来，还是留一个人在家种地。

康德9年，我开始种地。当时，有能耐的人，和“开拓团”的日本人搞关系，弄点儿好地种。刘坤帮我找了一个日本人，好像叫果基，是五班的，租了他30亩好地，一年下来，苞米、黄豆能收七八担，交了之后还能落个吃的，比出去干活好。

康德10年，我哥也在家种地了。那会儿我年轻，有力气，啥活儿都干。

日子当然还是苦了。吃的苞米茬子、高粱米和小米——我们不能吃大米、白面，被日本人发现就是“经济犯”。所以，逢年过节，家里弄点儿吃的，都在黑夜偷着吃。

连要饭的都不敢去日本团民那儿，牲畜也不敢去他们的地里

“开拓团”来的时候，我18岁。没文化，也不懂事。他们占了我们的地，我们就给他们干活，要种地还要托人搞关系，当时我还不明白，为什么自己一下就变成了下等人了？

原来人住得散，沟里沟外，两三间草房子，因为山里有抗联，日本人就归屯并户，我家迁到了部落里——我去过四部落和五部落，那儿没有井，吃沟里的水，也没药，那个地方叫“挑灶沟”，因为人差点儿都死绝了。我还

算是幸运的。

那年头要饭的多，每天都有。他们不敢到“开拓团”要饭，只能找我们——谁也不敢去“开拓团”要饭，连牲畜都不敢上日本人的地里去。

快光复那年，除了残疾的，“开拓团”里的男人全去当兵了。

我哥也被征去勤劳奉仕，上佳木斯给日本人修路基。我也给日本人修过飞机场，干了一年，吃不饱，住席棚，下着雪，光脚还要我们干。不少人都累死了。

日本人狠，把女人孩子放一起炸死，反而是中国人收养了那些可怜的日本孩子

光复前后，日本人眼看大势不妙，开始逃跑。那段时间，我们这地方的日本人很多，北边的开拓民都经过我们这儿南下，想回日本。后来，苏联的部队来了，好多日本人——有万把人，就被困在这儿，走不了了。死的人很多，一片一片的，更可怕的是，他们那些走不了的，都聚到一起，堆上炸药和手榴弹，集体自杀。

日本人撤时，一般都先杀掉小孩和女人。妇人搂着孩子围成一圈，日本兵从远处向圈里扔手榴弹，没炸死的孩子，还要用刺刀刺死。

反而是中国人收养了那些可怜的日本孩子。光方正县就有1000多个。现在，他们都回日本了。

（据《长江商报》）